

# 红军长征记

下册



丁玲 主编

董必武 陆定一 舒同等著

# 红军长征记

下 册

丁 玲 主 编

董必武 陆定一 舒 同 等著

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## 目 录

-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——莫休·3
-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——一氓·31
- 小茅屋——曙霞·64
- 渡金沙江——曙霞·66
- 鲁车渡寻船——艾平·72
- 火焰山——艾平·76
- 一个人带一根绳——曾三·79
- 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——文彬·83
- 十七个——加伦·100
- 泸沽到大渡河——刘忠·103
- “保保”投军——艾平·105
- 老娘也要戳你一杆子——艾平·109
- 一个忠实的革命“保保”——廖智高·112
- 铁丝沟战斗——邓华·115
- 真是“蛮子”——谢觉哉·118
- 飞夺泸定桥——加伦·121
- 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——罗华生·128
- 抱桐岗的一夜——觉哉·131
- 回占宝兴——黄镇·133

- 大雨滂沱中——莫休·134
- 卓克基土司宫——觉哉·140
- 芦花运粮——舒同·143
- 打鼓的生活——莫文骅·148
- 还不算空手——周士梯·152
- 吃冰淇淋——周士梯·155
- 瓦布梁子——拓夫·157
- 波罗子——童小鹏·165
- 波罗子——王辉球·169
- 隔河相望——艾平·172
- 松潘的西北——莫休·175
- 绝食的一天——何涤宙·192
- 从毛儿盖到班佑——必武·195
- 通过草地——曙霞·198
- 番民生活鳞片——觉哉·205
- 俘虏兵的一束话——周士梯·207
-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——杨成武·213
- 榜罗镇——定一·221
- 过单家集——翰文·226
- 不识相——莫休·229
- 长征中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师——周碧泉·236
- 长征中的红五军团——黄镇·239
- 艰苦奋斗的五军团——李雪山·242

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——李治	· 244
长征中的女英雄——必武	· 252
长征中的医院——徐特立	· 255
长征歌——定一、拓夫	· 260
红军入川歌——定一、戈丽	· 262
打骑兵歌——定一、黄镇	· 263
两大主力会唱歌——定一	· 264
再占遵义歌——莫休	· 265
凯旋歌——莫休	· 266
渡金沙江胜利歌——彭加伦	· 267
战斗鼓动曲——加伦	· 268
提高红军纪律歌——加伦	· 269
到陕北去——彭加伦	· 270
乌江战斗中的英雄	· 271
安顺场战斗的英雄	· 272
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	· 273
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	· 286
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	· 293
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	· 295
附录：长征大事记	· 298





#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

—— 一页日记

## ■ 莫休

### 强渡大渡河

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，冒着大雨经过 70 多公里的急行军，于 5 月 24 日赶到安顺场，并歼灭守敌两个连，缴获渡船一只，控制了渡口。

5 月 25 日，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。上午 7 时，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率领 17 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，在团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的火力掩护下，乘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渡河战斗开始了。经过激烈战斗，红军击溃守敌，控制了对岸渡口，巩固了滩头阵地，从而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，打开了一个缺口。

红一团虽然渡河成功，打开了中央红军北进的通路。但是，大渡河水流湍急，河面太宽，不能架桥，缺乏渡船，而且此时尾追之敌薛岳部已过德昌，正向大渡河昼夜赶进，情况十分紧急。中革军委为迅速渡过大渡河，决定改向西北，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。5 月 26 日，中革军委作出新的部署：红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，归聂荣臻、刘伯承指挥，循大渡河



左岸；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、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，循大渡河右岸，均向泸定桥疾进，协同袭取该桥。军委纵队及红三、红九军团和红五团随左纵队后跟进。

5月27日拂晓，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，在团长王开湘<sup>①</sup>、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，在“和敌人抢时间，和敌人赛跑，坚决完成任务，拿下泸定桥”的口号下，从安顺场出发，不顾饥饿，不怕疲劳，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，昼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。

5月29日晨，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，红四团终于赶到泸定桥，并袭占了西桥头。

泸定桥位于今四川省泸定县，是中国著名的铁索桥之一，扼川康要道，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，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，桥长100米、宽2.8米，由13根铁索组成。桥身铁链9根平行系于两岸，上铺木板，以作桥面；桥栏左右铁链各两根作为扶手，人行于上，摇摇晃晃，险要异常。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，城内驻有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一部，旅部在泸定城南的冷碛地区，另有两个旅正向泸定城增援。在红军到达前，敌人已将铁索桥的木板拆除，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，形势十分险恶。

5月29日16时，红四团经过紧张的准备，发起夺桥战斗。红四团占领泸定桥后，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，在刘伯承、聂荣臻的率领下，也日夜兼程疾进，在击破

---

<sup>①</sup> 编者按：一说黄开湘。

敌人一个团兵力的拦阻后，顺利到达泸定城。接着中央红军主力陆续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。

---

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

今日只行三十里，虽因房子问题，耽延些时间，但还有半日的休息。天气既凉爽，村前又有清冽的河流。连日急行军，大家多少都有点倦意，然而不能再忍受汗液的浸渍，于是仍然一群一群地跑到河边去，浮沉在骄阳下的河流里，领略那说不尽“浴后一身轻”的轻松舒畅。

下午得消息，因金沙江对面有敌一营扼守，渡船被焚去，江面阔有五六百米，水流又较急，虽然准备好了一些材料，屡次派遣善水者和放骡子泅水，但因敌人的射击和急流的飘荡，迄不能达彼岸。浮桥架不成，只得改向东，沿江下，至军委纵队过河处用船渡。消息传布后，大家都有些不快之感，原因是既要多走路，而且又走在各纵队的后尾，这种当后卫的掩护，在我们军团是长征后的第一次。这样就使素来轻视×师的意识又发展了，“没啥用，当一次前卫就架不起桥，害得我们当总后卫！”这种抱怨声在有些战士中沸腾起来了，为着消灭这种不良意识，特通知各部在行军中深加解释。

五月六日

六时半起行，沿昨日来小河北下，两翼受丛杂而重秃的小山

环拱。河两侧敞平，居所掘渠道河流灌田，早插的秧苗已碧绿如毡，早插的尚作鹅黄色，甘蔗亦青葱过膝。农民男妇已成群的在田中劳作，见我们过，似无惊慌不安的神色。二十余里即至金沙江边之龙街（小圩场），居民约百余户，半数被民团威胁过江。至此休息，有两少妇自半里外汲井水来，大家争饮，酬以钱，坚不受。

出龙街数里即上山，峻而高，无树木，间或乱石峥嵘，马不能乘，登不久即口渴气喘，汗涔涔从额头胸前脊背滚下来。战斗员有疲而怨恨对岸阻我的敌人，戟手指骂的。上升十余里始达巅，横山脊行，无滴水，求树荫亦不得，缓步行，又数里略降，得一村，寻水仍不得。过村复上山，此时除口燥外，饥肠复作辘辘鸣。行久之至半山，得一涧，有水略作赭色，大家争往取饮，但入口有苦味，不知含何矿质，虽口液已干，亦不敢饮。下至山脚后，即沿江唇行。山石受河流和山洪冲击，乱杂地塞满进路，江面有时被两岸石崖约束，宽只一二百米。

十四时至一村，古树数十株，荫甚浓，大家争息其下，取江水溶以糖，饮之甚甘。后行即渐凉爽，平坦地亦渐阔，田畴渐多，但因山流少，江水又引不上来，似有旱象。二十时至白马口宿营，因已冥冥，居民亦多躲避，故村中详状不知。

从元谋县以来，居民多种甘蔗，用土法榨汁熬糖，糖不作散粒，均范以瓦缶，成小馒头形，间或范成拳大瓜果状；因提取不精，溶水后满浮杂草及沙泥，渣滓，沉淀物，味亦不甚甘，但在炎暑中行军，取此糖溶江水饮之，亦凉爽宜人，故大家都携带甚多。

五月七日

此次未能直接过江,又须绕道,致有人怀疑或将不能越此天险,又将复尝强行军、急行军滋味,加以个别的动摇者和反革命分子从中造谣,说什么“过江后有八百里大山无人家,粮食没有,连水都打不到”。我们未能抓住这点深入解释,致在部队中发生很坏的影响和情绪,今早直属队逃了几个担架员。

迟至七时才出发,行十余里,因前途江岸多崩坏,马匹集中绕右翼大山上行,我们仍循江唇前进。崖石崩陷者甚多,碎石排列如刀锋,甚难落足。时或大石垒垒,上倚削崖,下临江流,俯视图人。用手攀石峻,许久方能移步。稍一不慎,手滑脚脱,即有断头裂腹或坠入江流的危险。大家在翼翼小心的爬进中,于是真感着“行路难”了。挣扎约十里,方渡过此难关。后即行江滨细沙上,陷足没胫,踉蹌甚苦,风起处沙卷起如浓雾,颈项耳孔填满沙砾,闭目驻足,任风沙侵袭,俟风过沙落,方敢张目举步,情状宛如行大沙漠,不同者有“取之不尽”的江流随伴耳。此时行军序列已紊乱,随行随取饮江水,沙受江流荡漾,映日闪闪作金色。虽然地理上称金沙江边居民多淘沙取金,但趁取水之便,细心检视,只是满握沙砾而已。十三时至一渡口(或说是太平渡),大树数株,憩其下,取江水溶糖进午餐。对面岸上有一船,并隐约见人影蠕动,取望远镜视之,中有荷枪者,知为民团。呼久之方应,戏嘱其放船过来,彼亦甚客气,只答“你们到下面过啊,这里没有船”。许多人已疲不能行,在此候马,予以缓步饶有

趣，仍步行前进。十六时经一较大村庄，屋多作平顶，上覆泥土或石板，这固因农民生活贫困、无力购瓦，另方或许风多关系。对岸在两峰怀抱处，亦间有一二人家，凿田成梯形，承泉水，映苗碧绿可见。

“行行重行行”，天已入冥，摸索行沙滩上，至二十一时即留沙岸上露营。上弦月已升空，踏月赴水滨洗濯，掠过波面的夜风，特别凉爽。大家一群一群地展卧具于轻软的沙面上，仰视弓月，细谈着本日行军中的闻见，不甚繁响的江流，细细嚶着催眠曲，不久即把人们都送入黑甜乡。

### 五月八日

因传出今日可到渡江点的消息，大家都兴奋地从憩密的睡眠中睫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。在大地只作鱼肚白的湿润晓气中，据沙堆上进了早餐，即匆遽的起行。天明绕过一个小村庄，江流将崖石刷成削壁，路改绕右侧大山上行。早日又放出炎威，大家又汗流气促了。以后或山脊或沙滩约三四十里，又上一峻直的高山，因已接近目的地，大家还是不休息地拖着两只疲酸的腿前进。十三时过鲁车渡，有船一只，×团即留此过江，我们又登数百米的小山，于是大家欢呼了。随着许多手所指向的辽远前方，错乱山峰夹峙的低处，有明澈的一条白纹，并每隔一二十分钟即有树叶样的小黑物在白纹上浮荡过。大家都在争抢着说：“啊！那是渡船啦！”

十八时方至绞车渡江边，广阔地沙岸上，塞满了黑压压的人

群和马匹辎重。数十个船夫(每人每天工资五元)划着五个或大或小的渡船,把一群群的长征英雄向北岸输送,于是又蜿蜒地蠕动着隐没到北岸山口中去。

奉主任命令负责在此维持过江的秩序,在兴奋快乐的情感下,也忘记行过八十里的疲劳,成碗的溶糖江水吞下后,也忘记了饥饿。“××队先过呀!”“这个船只上三十个!”“马牵在船尾上呀!……”呼喊着,奔走着,有时为着制止超过载数而顽强抢渡的人,一足或双足插入江水中,拖下一个或两个人。渡着渡着,天已入夜了,两岸燃起大堆的火,汽灯也点起了,江岸、江面都照得白晃晃地(这样不分昼夜的槽渡已五天了),继续着一船一船的过。至二十四时,直属队已渡完,确已疲得不堪了,将维持的任务交给×师舒同志,附船过江。摸索到灌木丛中本部的露营地,卧具尚未展放好,又淅淅沥沥落起细雨,破烂的油布,拦不住雨滴的侵袭,而斜坡上又流来高处的余水,于是卧具上下都给潮湿了,蜷伏着把身体缩得像刺猬样,勉强安置了倦体。

此次抢渡天险的金沙江本选定三点前进,我军团和右路的×军团均因架桥未成,不能成渡,只中路在刘参谋长亲率干部团以敏捷灵巧的手腕夺得了几只船,并英勇的击溃了对岸会理来的援敌,夺得了这一要点,全部由此毕渡。这是突破一切记录的空前的红军长征史最光荣的一页。

当我们由贵阳(贵州省城)城边以强行军急行军进云南边境内,敌人已多少估计到我们要北渡金沙江、大渡河(这是四川的两道天险外围)入川,但此时云南的主力部队都因保守贵阳被

我们掉在后面很远,云南全境空虚。同时我们又以一小支队急趋至昆明(云南省城)城边六十里处之杨村,因此慌得国民党省主席龙云手足无措,只能到处调兵守昆明,而分不出也来不及派遣部队扼守金沙江,只雷厉风行的发命令,派了一些专员,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的威逼金沙江各渡口一些材料均焚烧,甚至民房都要拆毁或烧去。我们这次东西两路未能达到渡江的目的,多少是由于敌人这一政策的“成功”。

闻刘参谋长率领干部团执行争取渡江点的任务时,曾连续日夜通过三百五十里的急行军前进,当将到达江边时,适拥护反革命的区公所秘书(曾任过县长)正在办理文件,严限速将绞车渡船只焚去。得此信后,嘱他率领至江边喊船,并与管理这带渡口的彝人土司接洽,先头赶至口岸已午夜。北岸有一个国民党抽收苛捐杂税的厘金局,卡勇十余人,枪十余支,我们巧妙的抢得了船渡过尖兵去,大模大样的进入税局,在局长卡勇奉烟奉茶的恭敬招待下,我们缴了这十几杆枪,俘虏了一批五六十个吸血鬼。于是一面警戒,一面招呼后续部队速渡,当渡过约一连人时,拂晓便以一排人向通安大道挺进,扩大警戒线。行约十里刚上山时,发现左翼大道上有敌约一营向我前进,而右翼山上亦发现有敌扼守。因山道极小,两旁又为削壁,敌人用机步枪射击外,更滚放大石,极不易仰攻,我们以极迅速的跃进,结果通过一个排接近隘口。在刺刀手榴弹猛烈冲锋下,敌人溃散了,接着便两营敌人全退却,我们取得了扼要的山口,成为渡江的坚固屏障。此时地方群众来报告,又有两团敌人由通安向江边前进。

此时我主力部队最先头尚距渡点有半日路程,这样只得以一小部巩固渡口,以二个营迎击通安的两团敌人。经过一小时的战斗,敌人便被冲得落花流水,虽然敌人是很狼狈的溃窜了,但我们因力弱未能穷追。只俘得营副一连长二,士兵六十余名,长短机步枪八十余支,迫击炮一门。这一战斗,表现着红军的无上英勇,而这一渡点巧妙的夺取,也只有神速机巧的红军才可能。

### 五月九日

有些部分因粮食携带不足,今早无饭食,就是我们也只得半饱,加以连日急行军(每日都八十里以上),自然难免疲劳现象的发生,所以今早出发时参差零乱,行军序列紊乱不堪。入山口数里即上山,马给加伦同志骑,我一颠一簸一弯又一弯的向上爬。因我是采用“宁缓勿息”的走法,所以行至半山,我已超过了一切大队的先头。约二十里至山顶,过此即四川境。横行山脊上,正感口渴,迎面一农妇以瓦罐提水来,连饮两碗,问其价,“每碗两个大铜元”。摸索袋中,只有三个铜子,不免踌躇起来了。适刘部长赶至,要渠伐为补足,方免此小小困难。不料前进只二百米,在路转角处,即有细泉涓涓出,前妇人水即由此取,此农妇确是个机灵投机商。然而走半里路一碗水即要两个大铜元,这对红军未免有点“捉麻老板”了。下山后,遇五个农民,为了彼此探寻什么,或者为了亲爱,于是我们脚步合拢了。他们“表功”似地叙说着昨日怎样劝了三个人来当红军,又指点着右翼的山阜五日前红军怎样在那里打败了刘元璋(刘文辉侄,守会



理)的两团人,以后他们在山上怎样埋死尸,并清到了一门迫击炮和一些子弹。进了通安街口,连接着摆列一些茶水和浓乳样的白米粥,旁均横挂着“欢迎”“四川”“同志吃稀饭”,并有些小鬼同志呼喊“同志们辛苦了,吃稀饭呀!”“四川”是友军×军团的代名,他们大部还正在后面渡江,这时我的饥肠在提议了:“冒充一个‘四川’同志吧!”于是是在一个谷壳满地的小屋中,摆出“四川”同志的架子了,喝了两碗稀饭。因为队伍还未到,房子未找好,顺便到×师政治部,又蒙他们招待了一次,说了一点宣传部门工作后便借振武同志铺,如死蛇样躺下了。

通安是滇蜀商业交通的孔道,市场还发达,货品主要是鸦片、糖、盐,所以吸民血的税局门面特别修得堂皇。

### 五月十一日

十时半行抵会理城南十余里处,因不知前梯队确在何点,特顺便转入路侧军委询问。承副主席详细告知,应到达地点和进路,并告我在此将作几天休息。于是在辞出后,又顺便到总政治部,借访几个熟人,并探问工作,寻得后只向荣同志一人在,因此在吃罢一顿香肠及云南火腿后便辞出,冒着正午的炎蒸,赍息赶队伍。当时友军团正在围攻会理城,故我们绕城西小路北进。不久从村庄林树的间隙中,即可窥见城垣,但城边正冒着浓烈火焰和烟雾,闻系守城敌人防我接近城基,故今早派人冲出将附近民房一律纵火烧去,同时又以密集火力射击,不让我们施救,以致我们只得眼看着数百家民居变成焦土!当我们每经过一村